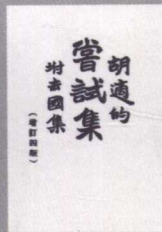




新文学碑林

芦花荡 荷花淀

孙犁著



I246.7

40



碑林

芦花荡 荷花淀

孙犁 著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291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423700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芦花荡 荷花淀/孙犁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3065-3

I. ①芦…②荷…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466 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87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4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6.00 元

香港書文社

蕩花蘆

著 黎 孫



行刊社版出益寧

原版封面



原版封面

出版说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求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目 次

芦 花 荡

“藏”	3
蒿儿梁	17
碑	28
丈夫	37
芦花荡	44
邢兰	51
战士	57
芦草	60
女人们	62

荷 花 淀

荷花淀	73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81
平原景色	81
抗日村长	84
洞	86
村外	88
守翻口	89
人民的生活情绪	92

回来的路上	95
村落战	98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105
山里的春天	109
麦收	114

芦 花 荡

“藏”

这一家就住在村边上，虽然家里不宽绰，新卯从小可是娇生惯养，父亲死的早，母亲拧着纺车把他拉扯大，真是要星星不给月亮。现在他已经是二十五岁的人，娶了媳妇，母亲脾气好，媳妇模样好，过的是好日子。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柏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乱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朵小旋风。

婆婆有时说她一句：“你消停着点。”她是担心她把纺车轮坏，把机子碰坏，把案板切坏，走路栽倒。可是这都是多操心，她只是快却什么也损坏不了。自从她来后，屋里干净，院里利落，牛不短草，鸡不丢蛋。新卯的娘念了佛了。

刚结婚那二年，夫妇的感情好像不十分好。母亲和别人说：“晚上他们屋里没动静，听不见说说笑笑。”那二年两个人是有些别扭，新卯总嫌她好说，媳妇在心里也不满意丈夫的“话贵”和拉塌。但是很快就好了，夫妻间容易想到对方的好处，也高兴去迁就。不久新卯的话也多些了，穿戴上也干净讲究了。

浅花好强，她以为新卯不好说不算什么，只要心眼实在，眉眼里有她也就够了。而且看来新卯在她跟前话也真是不

少。她只是嫌他当不上一个村干部。年上冬天，新卯参加了村里的工作，并且人们全说他是顶事的干部，掌着大权，是村里的“大拿”。可是他既不是村长，又不是农会主任，不是治安员也不是调解委员。浅花问他他不说，晚上问，他装睡着了，呼呼的打鼾睡。浅花有气，“什么话这样贵重，也值得瞒着我？”她暗施一计：在黑暗里自言自语的说：“唉，八路军领导的这是什么世道啊！”“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八路军那一点对不起你？”新卯醒了，他狠狠的给她讲了一番大道理，上了一堂的政治课，粗了脖子红了脸好像面对着仇人。浅花暗笑了，她说：

“你是这里边的虫，好坚决，和我也不说实话。”

“你嘴浅。”新卯说。

他又转过身去睡了，这样常常气的浅花一直睁眼到天明。今年春天，春耕地耘上了，出全了苗，该锄头遍了，新卯却什么活也不愿意去做。在家里的时候更少了，每天黑更半夜才家来，早晨天一亮，就披上袍子出去了，家不像他的家，家里的人见他的面也难。浅花又是六七个月的身子，饭熟了还得忝着大肚子满街去找他，也不一定找得来，找回来像赴席一样，喝上一碗饭将筷子一摆就披上那件破棉袍子出去了。一顿饭什么话也不说。他的母亲虽然心痛儿子，可是对他近来的行动也不满意，只是存在心里不说，浅花可憋着一肚子气等机会发泄，她倒不是怨他不到地里去做活，她伤心的是近来对家里的人太冷淡，他那嘴像封起来的，脸上满挂着霜，一点笑模样也看不见。半夜人家睡醒一觉了，他才家来，什么也不说，倒头便睡，你和他念道个家长里短吧，他就撒没好气说：

“你叫人歇一下子吧，我累。”

浅花说：

“你累什么呀？水你不挑，柴你不抱，地你不锄，草苗快一

般高了！”

“你不知道，我有工作？”

他倒发火了。浅花只好冷冷的一笑，过半天自己又忍不住的小声问道：

“你近来做什么工作呀？”

“你没听说风声不好？”

“风声不好，我看又是谣言，就是吧，你也得照顾自己的身子呀，你近来脸色不好，身上又瘦多了。”

这时她才心痛起他来，他近来吃饭很少，眼都陷了下去，叫他睡觉吧，她不言语了。

又过了两天，他竟连夜不家来睡觉，天明了才家来，累的不像个人样子，进家就睡了，睡上多半天才起来。可是天一擦黑便又精神起来，央告着说：

“给我做点好吃的吧。”

母亲听见了便说：

“你给他炒个鸡蛋烙张饼。”

媳妇虽然不高兴他出去，却也照样给他做了，看着他一边吃她一边问：

“吃了好东西干什么去？”

他咧着油光的大厚嘴唇说：

“这可不能告诉你！”

乡下的夫妇，有这么三天五天不在一条炕上，浅花就犯了疑心。她胡猜乱想，什么工作呀，夜间出去白天回来？她家住在顶南头村外，不常有人来，她想，村里干部多着呢，别人不一定这样。这一天，大街上刘喜的媳妇来借梭来，浅花就问她：

“大嫂子，你听见说敌人又要出来扫荡吗？”

“没听见说呀！扫荡怕什么呀，我就不怕。”

“可是俺家他爹没事忙，现在连黑夜间也不家来睡觉了！”

“哈！不家来睡觉，到那里睡呀？”这女人大吃一惊张着嘴问。

“谁知道，有这么三四宿了，人家说工作忙。”浅花叹了一口气。

“准是工作忙呗！”那女人说着却撇了撇嘴，“工作忙，一天家是男女混杂，咱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工作？”

“大嫂子，你听见什么风声了吗？”浅花直着眼问。

“没有，你家他爹很老实，不像那些流氓蛋，你们夫妻的感情又不错，不过你要留点神，年轻的人说变心可快哩，街上那些小狐狸们可能勾引着哩，说句不嫌你见怪的话吧：那一个不比你年轻。”

这一晚浅花留上心，心里也顶生气，做晚饭了，丈夫从炕上爬起来迷着眼走来说：

“擀点白条子吃吧？”

浅花的脸刷的拉下来，嘴撇的可以拴一匹小驴，脸上阴的只要有一点风吹，就可滴下水来。半天才丧声丧气的说：

“好吃的吧，你是有了功的了！”

“有功没功，反正尽自己的责任。”丈夫认真的说。

“瓮里没水！”浅花把手里的空水瓢往瓮里一丢大声的说。

“我去担。”丈夫不紧不慢的担起水桶出去了。

等他担了水来，浅花还是生气，在灶火前低着头，手里撕着一根柴火叶，丈夫说：

“快烧吧，你也知道发愁？别发愁，只要我们有准备，多么困难的环境也能通过去。”

浅花越听越没有好气，她想，你念什么咒呀！她打起火来，可是手有些颤，火镰凿在火石上，火星却落不到火绒上。

丈夫接过去给她打着了，咧着大嘴笑了笑说：

“真笨。”

“我们是笨。”浅花把火点着，一手拉动风箱，“你去找精灵的去啊！”丈夫也听不出头绪，他以为女人也正在不高兴，他就坐在台阶上去，看着野外的高粱在晚风里摇摆。近来天旱，高粱长的才一尺来高，他想，下场透雨吧，高粱长起来就是敌人扫荡也就不怕了。他望着那里发呆，浅花又忍不住，她扭转头来问：

“你别又装傻，我问你，这几日夜里你出去干什么来？”

“搞工作。”丈夫回过头来还是心平气和的说。

“什么工作？”

“抗日工作。”

“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你好好的告诉我没事！”

女人是那么横，直眉瞪眼脸发青，丈夫也有些恼了。恼的是，女人为什么这么糊涂，这么顽固，这么不知心，这么不心痛人！我黑间白日累个死，心里牵挂着这些事，她不知道安慰我，还净找斜碴，他也嚷着说：

“我不能告诉你，你为什么这么横：你审我吗？”

母亲听见他们吵嘴，赶紧出来说了两句，两人才都不言语了。这一顿晚饭，一家人极不痛快，谁也没说话。

等新卯吃完饭母亲将他叫到屋子里说：

“你整天整夜忙的什么，也不在家里照顾照顾。”

新卯没有说话，守着母亲坐了一会，天已经大黑了，他走到外间屋里，想出去，浅花正在门帘外慎着，一伸手就把他拉到自己屋里来。她在炕沿上一坐，哭着说：

“今黑夜你就不能出去，你出去我死在你手里！”

新卯瞪了瞪眼想发火，但转眼看了看她，他忍下去了。他

在屋里转了一会，浅花汪着两眼泪盯着他，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再出去一晚上。”

“不行！”

“你行行好，我算向你告假？”

“不行。”

浅花转过脸去啼哭起来，那脸在灯光下是那样的黄，过了一会，转动那笨重的大肚子仄到炕上去了。新卯又在屋里转了半天，他一边脱衣裳一边向媳妇解释：

“听你的话碴好像我在外边有男女关系，绝没有那回事，你怎么这样猜疑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浅花转过脸来说：

“没有那回事，为什么净夜里出去，为什么一出去就是一宿，一回来就是那么乏，还向我要好的吃，我没那些个好东西来养着你！”

新卯说：

“你不信就罢，这反正和你说不着。”他钻进被窝睡去了。浅花爬起来脱了衣服吹灭灯也睡了。外面起了风，吹的窗户纸响，外边的柴禾叶子也飞着。不久，浅花翻过身去呼呼的睡着了。

新卯静静的躺着，静静的坐起来，穿好衣服。下炕来，摸到外间，轻轻的开了门。外面很黑风很大，但是春天的风吹到脸上是暖的，叫这样的风吹着，人的身上也懒起来，身子轻飘飘的，反倒有些睡意了。他集中了一下精神，振作了一下，奔着村南走去。他顺着那条窄窄的通到菜园子的小道走去，野外也很黑，但他可以看见那一望无边的高粱地在风里滚动，在远处柳树林的风很大，忽忽地响。